

Priest 著

The light in the night

大结局

默读

《大英雄时代》《镇魂》作者 畅销书人气作家Priest
口碑新作 增加全新番外

你相信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吗？

——我必须得信，因为我是刑警，在追查凶嫌的时候，我就是天理。这句话如果不能成立，就因为我们是废物，因为我们洗不清沉冤！

我心里有一簇迎着烈日而生的花，比一切美酒都要芬芳，
滚烫的馨香淹没过稻草人的胸膛，
草扎的精神，
无疆。

手绘 Q 版《默读》创意涂鸦笔记本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Priest 著

The light in the night

默读
大结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默读. 大结局 / Priest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9
ISBN 978-7-5596-2209-9

I. ①默… II. ①P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21002号

默读. 大结局

作 者: Priest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杨 青 高霁月
装帧设计: 好谢翔工作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312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0
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209-9
定价: 4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The light
in
the night

目 录



Part 5

埃德蒙·唐泰斯

“只有血才洗得掉名誉上的污点。” ——《基督山伯爵》 - 001

番外

“时间有限，得分轻重缓急，重要的事，花点时间不算什么。” ——费渡 - 287

Part 5

埃德蒙·唐泰斯



The light in the night

“只有血才洗得掉名誉上的污点。”——《基督山伯爵》

第一章

市局是个很有趣的地方，一条马路之隔，就是市中心最源远流长的商务区，有高档的酒店和几家老牌大商场撑着门面，借着这些“门面”聚拢来的人气，又衍生出了一堆档次各异的小商业街。出了市局过马路，正对大门的停车场里被各色小吃摊围了一圈，越是寒冬腊月天，就越是卖得热火朝天，也不知为什么生意这样兴隆——可能是因为这边的警察同志们都格外馋。

一辆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豪华小跑停在露天的停车场里，旁边不远处就是个卖章鱼小丸子的餐车，队伍排了十多米，长龙似的，着实叫人望而生畏。

费渡探头看了一眼就放弃了，重新升起车窗，跟旁边的陆嘉闲聊：“年终奖到账以后一般是离职高峰期，你明年有什么打算吗？以后是想接着跟我混，还是打算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？”

骆闻舟这几天一直在市局加班，出来进去的，开自己的车比较方便。费渡是开自己的车过来的，住所没地方停车，只好顺路再让陆嘉开走。跑车的驾驶座对于陆嘉来说略微局促，有点委屈他的肚子，听费渡这么问，陆嘉仰面往后一靠：“费总，你这是嫌我吃得多吃得多、排量大，要养不起了吗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，”费渡往市局的方向扫了一眼，“我自己还要靠人养呢。”

陆嘉无声地笑了一会儿，初上的华灯透过没关严的车窗缝隙照进来，落到他细长的眼睛里，在眼角处落成了一点针尖似的光。而后他的笑容越来越淡，沉默了一会儿，陆嘉说：“我听人家说，那些吸过毒的，脑子会被毒品改造——总觉得这事听着挺瘆人，你想，要是性格、教养、记忆之类都是软件，那大脑肯定就是硬件了。硬件都变了，等于你从‘超级本’一下变成了

‘小霸王’，那这肉体算谁的呢？像不像被另一个魂‘借尸还魂’？”

费渡并不插嘴，十分有耐心地听着。

“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，‘创伤’也有点类似，”陆嘉解开安全带，小幅度地伸了个懒腰，“创伤也会把一个人完全变个样，有时候你看看别人，再照照镜子，会觉得心里特别恍惚……会想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。”

“普通人追求的那些东西，房、车、事业、爱情……每天都那么忙，每个人都揣着满肚子的烦心事和高兴事，烦得真情实感，高兴得认真真，觉得今天和昨天、明天一样。”

费渡不做评论，撑着头“嗯”了一声，等着他往下说。

“可是就你不一样，你就跟让炮仗吓秃噜毛的母鸡似的，从此下不了蛋了——你看着别人，觉着他们追求的这些东西都是镜花水月，不能当真，说没就没。你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能‘说没就没’的，你天天做噩梦，满脑子妄想，暴躁，无缘无故就会紧张……有时候别人多看你一眼，你就觉得这人是不是不怀好意，有人在大街上拉住你问路，你就觉得他闹不好有什么阴谋，甚至有时候看见谁摸兜摸包的时间长了，你都怀疑人家身上藏了凶器。”

陆嘉的声音越来越低。车窗缝隙中传来嘈杂又吵闹的人声，七嘴八舌地和他的声音混在一起，显得他越发格格不入，越发寂寥。

“安全感，”费渡说，“没有这个，你就只能在长期的应激状态里颠沛流离了，确实很痛苦，即使创伤过去……”

“过不去，这事永远都过不去，就算抓住了凶手也一样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——‘凝视深渊的人，深渊也在凝视你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。”陆嘉摇摇头，“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跟神经病一样，活着都特别没劲。”

费渡无声地伸手拍了拍他宽厚的肩背。

陆嘉摆摆手：“我特别喜欢跟你聊天，虽然你坐这儿半天就没说几个字。”

“按照一般的社交礼仪，我应该安慰你两句，比如‘一切都会过去，时间总有一天会让你失去记忆和智力，当然也会让伤口痊愈’之类，”费渡说到这儿，听见旁边有车短促地鸣了两下笛，他没往窗外看，直接拎起旁边的外套披上，“只不过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的废话，你想听我也懒得说。”

陆嘉失笑：“费总，你这纯粹是颜值歧视吧？跟我就一个字都懒得多

说，净是大实话，是不是换个漂亮大姑娘坐这儿，你就该讲究社交礼仪了？”

“那还是长得朴素一点比较幸运，要听我的大实话可不容易。”费渡煞有介事地说，“不过前一段时间，我正好和一个漂亮小姑娘聊过，有几句现成的，你听不听‘二手话’？”

惨遭歧视的陆嘉做出无奈的洗耳恭听状。

“每个人都会被外来的东西塑造，环境、际遇、喜欢的人、讨厌的人……甚至卢国盛这样让你恨不能把他扒皮抽筋的人。杀人犯会通过创伤，塑造你的一部分血肉——这是事实，不管你愿不愿意。”

陆嘉愣愣地看着他。

“你知道如果是我，我会怎么样吗？我会削下那块不想要的肉，放出那碗被污染的血，再把下面长畸形的骨头一斧子剁下去砸碎。我不是凝视深渊的人，我就是深渊。”费渡冲他露出一个带着点血气的微笑，不过那微笑还没展开，就被又一声煞风景的车喇叭打碎。费渡无奈地一摇头，转身拉开车门下了车，“催什么——帮我把车开走，我那边车位有点紧张，喜欢它你就随便开出去散散心，新年快乐。”

陆嘉嘴唇动了动，看着费渡连车牌都没确认，直接拉开旁边那辆临时停靠的车门。骆闻舟懒洋洋地下了车，换到了副驾驶那边，朝陆嘉挥挥手，两人很快扬长而去了。

骆闻舟不是第一次连续几天在值班室住，以前住就住，除了要找人喂猫之外，也没别的牵挂，哪回都没有跟这次一样，他感觉自己简直是在值班室睡了半辈子，每天都惦记着费渡那个残废能不能照顾自己。

他按第一声喇叭的时候，就看见费渡应声开始穿外套，知道对方是听见了，可是骆闻舟眼看他一件破衣服穿了一分钟，还在那儿磨磨蹭蹭地和那胖子说话，终于忍不住很没素质地又按了一声喇叭。

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——按照这个比例尺推算，费渡磨蹭一分钟，相当于磨蹭了18.25个小时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骆闻舟十分不满地抱怨：“你们俩密谋颠覆银河系政权吗？开什么会呢，要说那么久？”

费渡脸上不显，其实心里多少有点不知所措，因为骆闻舟住进值班室之前，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“费渡你大爷”。这几天大事连着小事，谁也没

空搭理谁的时候还好，此时短暂地空闲下来，他感觉就跟冷战了两天回来求和好似的。

费渡长到这把年纪，玩过命，玩过火，就是没跟人玩过“冷战一和好”游戏，方才“我就是深渊”的气场早已经随着尾气喷到了九霄云外，他搜肠刮肚半晌：“你……”

还没“你”出个所以然来，也不知是他车开得太平稳还是怎样，骆闻舟这个睡神居然已经一歪头睡过去了。总共没有十几分钟的路程，他十分高效地打了一个盹，被费渡晃醒的时候，骆闻舟黏糊糊地伸了个很像骆一锅的大懒腰，顺势扣住了费渡的胳膊，双臂一展就把人卷了过去：“困死我了。”

费渡熄火：“醒醒，回家了。”

“不想动，”骆闻舟伏在他身上装了一会儿死，继而灵机一动，不知怎么想的，他厚着脸皮就地撒娇，“主人，你背我上去吧，喵。”

车厢寂静，骆闻舟以为见多识广的费总被自己的不要脸镇住了，一边笑一边打了个张牙舞爪的哈欠，嘴还没闭上，就见费渡突然扣上外衣扣子，下车绕到另一侧，在骆闻舟目瞪口呆下打开车门，转身半跪下来：“来。”

骆闻舟一口把哈欠吞了下去：“你干吗！”

“背你。”费渡偏头睨了他一眼。他眼角天然带着一点弧度，被冷风一扫，泛起了细微的红。

骆闻舟彻底清醒了，从费渡的左肩摸到右肩，隔着厚实的外衣都能碰到骨肉，就费总这骨质疏松的身板，他连摸都不敢使劲摸。

“你背我，这不是扯淡吗？”骆闻舟干笑一声，正要缩回手，却被费渡一把扣住手腕，直接从车里扛了出来。

骆闻舟被他吓得魂飞魄散——尤其这小青年明显低估了他的重量，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哆嗦，脚下还踉跄了一下。

骆闻舟的舌头和牙系在了一起：“等……等等，先放……放我下来，我……我那个什么，我低空恐高。”

费渡站稳了，笑了一声：“锁上车，钥匙在我兜里。”

骆闻舟手忙脚乱地一阵乱掏：“宝贝儿，咱有话好好说，那个英雄你……你那个把我放下……哎，别价！怎么也没个‘扶稳坐好’的提示就走啊！慢点儿慢点儿！”

车位距离楼门总共没几步，骆闻舟家又住一楼，就这么一点路，费渡再虚也不至于背不动他，但骆闻舟十分擅长自我恐吓，一路心惊胆战，总觉得自己是双脚悬空趴在一个古董瓷瓶上。这瓷瓶平时放在玻璃罩子里他都嫌不经心，此时被他自己压得摇摇晃晃，晃得他大气也不敢出，唯恐蹭掉这宝贝瓷瓶一块釉。

他能感觉到费渡有些急促的呼吸，在领口处呼出一点微末的温度，长发隐没在围巾里，只掉出了一绺，柔软地垂在领口，而费渡后背坚硬的骨头抵在他胸口上，刺得他有点心疼。

骆闻舟心一疼，就忍不住犯贱，他凑过去，在费渡耳边低声说：“我想起一句话。”

费渡：“嗯？”

“古道，”骆闻舟腾出一只手指了指楼梯口，又放在耳边感受了一下来自西伯利亚的小寒风，“西风……”

然后，他在费渡肩头戳了一下：“瘦马……哎哎，别别别，我错了我错了，哥这老腰禁不起摔，你悠着点儿。”

“虽然是真皮的，但是太瘦了，硌得我肋骨疼。”过了一会儿，骆闻舟又得便宜卖乖地抱怨，“我不在家，你又没好好吃饭吧，以后每天跟我锻炼去。”

费渡有点喘，被他气笑了：“是啊，没铺十二层床垫，委屈公主殿下您了——早晨六点起来晨练怎么样？”

骆闻舟被戳中了死穴，伸手勒住费渡的脖子：“小崽子。”

这样一勒，他又碰到了费渡的下巴，于是在那尖削的下巴上摩挲了两下：“我说，上回去陶然那儿吃饭，让你拿个小破咖啡机上楼你都不干，怎么今天这么好——是不是这几天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，嗯？”

费渡想了想：“还真有一件。”

骆闻舟一顿。

费渡略歇了一下，才抬脚迈上台阶：“未经允许，擅自特别喜欢你，不好意思了。”

骆闻舟心口一热，突然不知说什么好。他感觉到费渡那缺乏锻炼的心跳和经脉汨汨流过，第一次觉得他不是油嘴滑舌也不是花言巧语，这具凡人的身体里，压着深谷般强大而黑暗的精神，偶尔从罅隙里渗透出只言片语，能

带来谷底最深处柔软而真实的情绪。

骆一锅听见门响，照常出来探头探脑，不幸被强弩之末的费总一脚踩了尾巴，猫爷扯着嗓子惨叫一声，蹦起来足有两尺多高，一头撞在旁边的衣架上。颇有艺术感的瘦高衣架重心不稳，禁不住十五斤肥猫的暴击，应声一头栽倒，弯曲的长钩又刮到了玄关的小壁灯，在骆一锅的尖叫中，连灯泡带灯罩一起落地，来了个“碎碎平安”。

目睹这一切的两人面面相觑片刻，骆闻舟从费渡背上滑下来，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我今天一定要炖了这只长了毛的王八蛋。”

骆一锅闻听此言，越发怒不可遏，从鞋柜上发动了攻击，给骆闻舟上了一套夺命连环爪，冷酷地把他的外衣袖子抓开线了。然后它愤怒地跃过满地碎片，一个三级连跳，蹦到了猫爬架顶端，居高临下地生闷气去了。

骆闻舟火冒三丈：“骆一锅，老子跟你拼了！”

费渡大笑起来。

骆闻舟瞪了他一会儿，却一点脾气也聚集不起来。

他感觉自己就像反面教材里的败家皇帝，听那祸国殃民的妖孽百年不遇地笑上一声，亡国毁身都不在话下，何况被猫爪挠成断袖？

“看完猫拆房子，可算把你哄高兴了，是吧？”骆闻舟没好气地嘀咕了一句，“一路都不声不响，还说什么都答应，闹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以为你又在憋什么大招。”

费渡一愣，笑意微收。

骆闻舟伸手插进费渡的头发，重重地祸害了一把：“因为什么？是……那天在生态园的事？”

费渡顿了顿：“我以为你会觉得……”

“觉得你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吗？”骆闻舟叹了口气，“那天你确实是有有点吓人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”

费渡：“什么？”

“幸亏有我看着你……啧，作为一个用美色拯救世界的男人，诺贝尔真该给我颁个和平奖。”

费渡被他的无耻撞了一下腰，无言以对。

“逗你玩呢，”骆闻舟放开他，弯腰扶起委顿在地的衣架，“没有我，

你也长到这么大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数，对不对？”

费渡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像是想要用目光刻录下他的轮廓，收进心里最深、最黑的地方。

“看什么看，”骆闻舟居然也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——他还以为“不好意思”这词已经被自己从词库里卸载了，“还不帮忙收拾，就知道戳在旁边看，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，除了我，谁还会收留你？”

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晚上，他们俩进家门以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收拾一片狼藉的玄关。

骆闻舟把玻璃灯罩和灯泡的碎片扫到一起，费渡开始收拾阵亡壁灯留在墙上的残尸。他把连在上面的半个灯泡拆下来，又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根铁丝，用尖口钳随便窝了几下，就窝出了一个小支架，刚好可以卡在灯泡上，随后他跑到地下室，不知从哪儿刨出了一个破破烂烂的自行车筐。

等骆闻舟把菜收拾停当，又用小火炖上红烧肉之后，发现费渡已经将那旧车筐修修剪剪几处，放在了灯泡的铁支架上，车筐成了一套很有文艺气息的灯罩，跟旁边“肇事”的瘦衣架相得益彰，仿佛它们本来就是一套的。

砂锅里的水烧开了，味道飘了出来，骆一锅看在肉的分儿上，给铲屎工施舍了它廉价的原谅，重新跳下来在骆闻舟脚下乱转。骆闻舟靠在墙上，心里算计着火候，看着费渡背对着他，正收拾他用过的工具和剪下来的铁丝。

一时间，那些丧心病狂的嫌疑犯、声嘶力竭的受害人、错综复杂的旧案、身份难辨的内奸……忽然就都安安静静地自行离开了他的世界。

他心里宁静如微火熬煮的老汤，悠悠地冒着热气，好半晌才冒个泡，冒出来的泡有一个算一个，起承转合毫不仓促，涨到满溢方才炸开，随后香气扑面而来。

骆闻舟双臂抱在胸前，往后一仰头：“哎，我说费事儿。”

费渡头也不回：“大爷，干什么？”

骆闻舟看了看天花板，又看了看地板，弯腰抱起了体态厚重的骆一锅，捏着猫爪问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大爷弄个名分？”

费渡听了，低头在方才剪下来的铁丝里翻翻找找，剪了一截长度合适的，十分灵巧地用尖嘴钳拧成了一枚三个圈叠在一起的螺旋形戒指，吹掉上面的碎屑，转身面向骆闻舟。

骆闻舟和骆一锅没料到此情此景，一起多了毛，同时往后一靠，骆一锅撞到了骆闻舟的肩膀，骆闻舟撞到了墙。

费渡：“给，戒指，需要我跪下吗？”

骆一锅“嗷呜”一声，隔空蹦到了费渡身上，肥猫重重地在费渡肩上踩了一排脚印，长毛糊了费总一脸，糊得这位有史以来套路最多的花花公子连打了几个喷嚏——胜利征服了殖民地的锅总呼啸而去。

一年，又是新的一年。

肖海洋在卢国盛的怒吼声中离开了审讯室，那歇斯底里的叫骂仿佛含着某种魔力，发光发热、防风防寒，还让他身轻如燕。肖海洋在冷风呼啸中奔上了大街，穿过广场、商业街上守夜的年轻人群，跳上了一辆驶往城外的公交车，坐了一个多小时，到达终点站，又不知疲惫地用双腿走了大半个钟头，抵达了一处偏僻的小墓园。

墓园自然是已经关门了，肖海洋拿出了自己堪比狗熊的“灵敏”身手，跳墙钻进了墓地里，找到了一座简陋的石碑。

不远处的路灯斜斜打下亮光，肖海洋看清了墓碑上黑白的顾钊，他依然是当年年富力强的模样，只是表情有点走形，因为顾钊有一点轻微的畏惧镜头，一照相就紧张，相片总是不如本人好看。

肖海洋心里突然一阵委屈，好像很小的时候在外面挨了欺负，一路强撑着面子走回来，直到看见这个男人的时候，才终于破功，忍下去的委屈变本加厉地反噬，总是让他忍不住想扑到那人怀里号啕大哭一场。

他的眼镜上一片模糊，热气从口鼻和眼眶中一起往外蒸，白汽冒成一团，好似一台人形的蒸汽炉。“蒸汽炉”缓缓地走了几步，弯腰抱住那冰冷的石碑，想要像很久以前那样痛痛快快地宣泄一番。

这时，一股浅淡的香味钻进他有点迟钝的鼻子。

肖海洋一愣，随即，他意识到那味道是从墓碑上传来的，像某种免洗清洁剂的味道。肖海洋连忙把糊成一团的眼睛草草擦了擦，打开手电，发现墓碑被人很仔细地擦拭过，连边边角角都一尘不染，墓碑下面还有一束新鲜的花。

肖海洋缓缓地皱起眉，自言自语着：“顾叔叔，方才谁来过这里？”

当年顾钊的尸体是他母亲一个人拖着病重的身体收的，因为死因并不光

彩，那倔强的老太太谁也没告诉，冷漠地拒绝了顾钊那些私下里想要帮她一把的同事，悄无声息地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，买了块偏远又便宜的小墓地，把他安置在这里。

肖海洋当时仗着自己是小孩，一路死皮赖脸地跟着老太太，老太太见他怎么赶都赶不走，也就随他跟了。顾钊没有葬礼，也没有通知过亲朋好友，下葬的那天，只有他母亲和肖海洋在场。

那么……擦洗墓碑和摆放鲜花的是谁？

今天不是顾钊的忌日，本地也没有阳历年扫墓的习俗。

这次神秘的到访是因为刚刚得知顾钊案要重审的消息吗？

可那还没有对公众宣布……即使是内部，也只有负责卢国盛一案的相关工作人员听见个影子。

会是谁？

第二章

“警方现在已经正式进入魏氏总部，具体情况还要等待进一步调查结果——据本台记者了解，魏氏历经三十年、两代人，由餐饮业起家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餐饮集团，近些年转向房地产领域，突然声名鹊起，成为我市知名企业，去年更被提名市龙头企业候选名单。掌门人魏展鸿一直十分低调，很少公开露面，但热心公益，公众形象十分健康，那么现在是什么导致……”

电视里的女主播嘴皮子仿佛装了弹簧，语速快得蹦豆一样，正在聚焦魏展鸿被调查的消息。

陶然在市局值班，肖海洋挂着一对硕大的黑眼圈，坐在骆闻舟家的客厅里，他双手举着茶杯，两眼无神地对着电视发呆，连骆一锅探进他杯子里偷喝都不知道。

“顾叔叔没有别的亲人了，”广告时间，肖海洋突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说，“我能确定。所以谁会给他扫墓？”

骆闻舟对着骆一锅的屁股扇了一巴掌，把它打跑了，拿过肖海洋漂满了猫毛的水杯，拎到厨房重新洗涮干净，又给他倒了杯新鲜的水：“他当年的

同事、线人、朋友，你有认识的吗？”

肖海洋犹豫了片刻，摇摇头：“老太太来料理他后事的时候，确实有一些人上门看过她，只不过都被拒之门外了，那些人最多来个一两次，走马灯似的，我基本一个都没记住。”

十几年前，他毕竟太小了。就算肖海洋记忆力超群，或许能记住童年时代每一件事情的经过，但要他认出当年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就太难了。而顾钊当年的交际网、线人网是怎麼样的，想必也不会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细说。

骆闻舟沉吟片刻：“既然是合法购买的墓地，当时肯定会留下记录，如果是系统内的人有心要查，那倒也不难查到。”

“不是的，骆队，”肖海洋有些紧绷地说，“那个墓园运营得不错，是封闭管理的，也还算严谨，扫墓的访客去了都要登记，遇到清明之类的客流高峰时段，还得预约。可是我今天一大早就赶过去查了访客记录，发现这些年除我以外，没有其他访客。除非去的人像我昨天一样，是半夜翻墙进去的，如果是我们的人，何必这么偷偷摸摸？”

骆闻舟皱起眉——的确，无论顾钊生前是蒙冤还是真犯了罪，人死如灯灭，生前的是非对错都一了百了，以前的同事朋友顾念旧情去看他，也无可厚非，不用偷偷摸摸的……尤其在这个准备重新调查旧案的节骨眼上。

“卢国盛交代的策划人‘A13’，龙韵城里失踪的神秘保安，还有魏文川和冯斌的网友，这些人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，”肖海洋抿了抿干得起皮的嘴唇，饮驴似的一口灌了大半杯水，继续说，“整个过程给我的感觉，就像是……就像是……有人想要引诱我们重新调查当年的案子一样。我觉得……”

骆闻舟抬眼看着他。

“觉得对方是为了给顾钊报仇。”费渡悄无声息地走到肖海洋身后，把那小眼镜吓了一跳。

费渡眼睛好似一直没睁开，几乎要陷进柔软的沙发垫里：“首选，把目标锁定在魏文川身上，通过调查解读他的心理状态，适当引导，不动声色地接近他。”

骆闻舟问：“指导他怎么在那个垃圾学校里称王称霸吗？”

“魏文川不用引导也会这么做的。”费渡说着，伸手去摸桌上为了招待

客人摆放的易拉罐啤酒，被骆闻舟用中性笔敲了一下手背，“啪”一下，连魂不守舍的肖海洋都跟着看了一眼。

然而，被打了爪子的费总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转而拿起桌上关于魏文川的详细资料，人五人六地推了一下眼镜：“卢国盛供述，魏文川是在蜂巢碰见他的，所以他应该是从小就和魏展鸿出入过蜂巢这种销金窟，魏展鸿干什么大概也不避开独生子，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，魏文川的肢体语言和魏展鸿很像，他在各方面模仿他父亲，包括为人处世、自恋和淡薄的道德观念——不过在学校里拉帮结伙的方法，倒很可能是那个神秘的‘向沙托夫问好’教他的，这种成体系、有理论支持的恶毒更像成年人的手笔。”

“可是，”肖海洋犹豫了一下，“他怎么能确准魏文川一定会顺着他的引导，走到杀人的那一步呢？”

“买凶杀人在普通人看来是有去无回的重罪，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会做出这种选择，但在魏文川看来，这就是一种仅限大人使用的高级手段，是他父亲的特权，青春期的少年对成人世界的渴望和好奇是非常强烈的，只要给他两种东西，他就会这么做——自以为长大成人的膨胀感以及接触到这个‘工具’的能力。”费渡的指尖在魏文川的照片上划了一下，“一手建立学校里的秩序给了他这种膨胀感，机缘巧合之下，让他接触到卢国盛，又给了他工具，他就像个手持火种的孩子，按捺不住去点是迟早的事。”

骆闻舟顿了顿，忍不住略微走了神。

他觉得费渡说得有道理，正因为有道理，才让他觉得不对劲——小孩在一张白纸的年纪里，是不知道所谓善恶的，父母就是模仿对象，他们对一些东西的看法，在学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初具雏形，通过后天教育也很难转变，所以魏文川长成这样不算稀罕。

可是细想起来，费渡和魏文川的成长环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是什么让他这样激烈地反抗费承宇？

骆闻舟很难想象这仅仅是他母亲的缘故。

大部分人觉得，“妈妈”这个称呼温暖而神圣，是因为学到这个发音和称呼的时候，把它和抚养、教育自己的女性形象联系在了一起，正因为对人充满感情，才赋予这个词特殊的意义。但仅仅从费渡流露出来的只言片语来看，他对“妈妈”一词最早的认知，恐怕是个歇斯底里的疯女人，疯女人每

天因为做错事被惩罚，脑子也不正常，还没有保姆的地位高。

这样一种形象的女人，真的能凭借一条命，就推翻费承宇留下的烙印吗？

骆闻舟又忍不住想起他们追查卢国盛行踪时，费渡对班车做出的奇怪而准确的推断，当时没来得及细想，此时，疑惑却又浮了上来。

“冯斌带人出走时写了一封信，被人发到了网上，莫名带起了热度，”费渡接着说，“教育体制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一直是热门话题，当时没人怀疑，但现在想起来，这波热度很不正常，肯定有人工操作的痕迹——先炒一波热度，就在人们快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，冯斌死了，育奋中学的校园暴力立刻发酵，关于校园暴力的讨论铺天盖地，极高的社会关注度，凶手是通缉了十五年的嫌犯，致使这件本应被社会版一带而过的谋财害命事件被转入市局，成为所有人瞩目的焦点。”

“等等，”骆闻舟突然想起了什么，“冯斌死前一天，这起中学生出走事件莫名被系统推送到了我这里——也就是说，很可能不是巧合！”

费渡耸肩：“我们不小心打草惊蛇的时候，连你都在想，这一次恐怕是抓不住活的卢国盛——不过其实即便卢国盛死了，那个生态园的存在也暴露无遗，凭龙韵城里魏文川和卢国盛接触的视频记录，足以给警方调查魏家的理由，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未必揪不出这些人。”

“可是有人冒险第二次换了龙韵城的监控记录，拖延了魏展鸿他们的动作。”骆闻舟轻轻地说，“我怀疑就算我们当时特别不给力，让人开了一路绿灯都没赶上，那个神秘失踪的‘A13’很可能亲自动手去救卢国盛。”

肖海洋：“等……等等，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只有卢国盛活着，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口证实，十四年前那个通缉犯的指纹并非子虚乌有，不是顾钊捏造出来索贿的，罗浮宫的大火里有冤情。”费渡伸手敲了敲桌面，“我找人把那天所有的航拍记录找出来筛一遍，当时那个神秘的‘A13’一定就在生态园附近。”

骆闻舟点头，又对肖海洋说：“你以深度调查魏文川谋杀同学一案为由，到最早接警的派出所走一圈，挨个问问，我要知道那条推送是谁干的。”

肖海洋抿了抿嘴唇，欲言又止。

“顾警官的尸检是市局的法医亲自做的，那么多同事和专家的眼睛盯着，法医不可能连死者是谁都认错，相关的尸检报告都在档案里，”骆闻舟仿佛